

俗話說：大千世界無奇不有，世界上有太多的事情
為生活帶來了很多便利。就拿微信來說：智能設備的推陳出新，
已經成為離不開的娛樂工具。就我認識的一些文化人、作家也把微信說成‘上班’。我也不敢入伍，因為沒有時間，只想學一學看一看微信，因為那里有許多好的文章可以勉勵提高自己。

7月22日，我收到上海成功開業律師樓朋友

John Tang的一個微信，他在上海如魚得水，已經建立一群人際關係，他給我一個微信群叫中華名媛群，我試着將這個群加上，馬上收到群體秘書處的一份致歡迎信，稱呼大家為家人，沒有過幾分鐘我就收到了二十多位群體的人來信，有的是醫生、有的是藝人、有的是主持人還有模特，這群人一共有427人，我想我真沒有時間看这么多信息，但我注意到一位胡宗玢先生寫了二段話給我：您好！很高興有緣在這裡認識您！我是手推油彩畫創始人「胡宗玢」。您可以看一看我微信相冊里的作品，有機會我們共同為中華文化多做貢獻！12. 您好！浦瑛看到您的微信，瞭解了您對中華文化的貢獻和您在美國的能量。很高興能有緣認識。有機會合作把手推油畫進入美國，讓西方看看中國人是這樣畫油畫的，藝術無國界。為華人爭光！我的電話：188423555，微信群427個人，只有他馬上在我微信主頁上加了他的名字與相片，因為好奇我就給他打了電話，奇遇就這樣開始了。

我撥通了胡宗玢先生的電話，當他知道我是從美國打過去的時候，他第一句話就讓我動心：浦總，您打來的電話不是一個偶然，它是必然會發生的。（這就常常是我文章的開頭，我們開始從道、儒家、佛教談到真和善，他告訴我他今年七十歲，但身心健康，他說他的精力是四十歲，他告訴我他作畫是上天賦賦予的美，把自己的情感溶于畫中，溶于自然。

我撥通了胡宗玢先生的電話，當他知道我是從

予的靈感，這叫能量，是真善靈魂的寫照，我們不知不覺電話聊了一個小時，他告訴我他的畫是闡述體道、悟道、得道的修行過程：

三年前的一天，他將12個飲料瓶子放了油畫料，像中國國畫的顏色，在他的畫桌上，他突然靈感閃現，他想到中國遠古時代的人，哪里有筆，他開始用手將這瓶子里的顏料潑在油畫布上，他用手與胳膊將色彩在畫布上滾動，那一刻他與天地交融，他興奮，彷彿把他帶進了天堂，連續兩個月，按照他的不用吃飯不用睡覺，經常在畫布上摩擦，他是不出戶潛心研究手推畫技，終于他成功開創手推畫派。自己也順理成章地成為手推畫派的首任掌門人。

胡宗玢，字子玉，號畫痴。一九四五年生於黑龍江省阿城滿族。現為中國中國書畫研究會會員，遼寧省民俗攝影協會會員。曾榮獲中國愛迪生杯金獎；他是油畫夜光浮雕畫創始人。胡宗玢自幼

酷愛美術，創意發明瞭手指油畫；在六十年代創意繪畫、樹皮畫等民間工藝，在文革時先後為工廠、學校、農村，畫1米大型毛主席像塔，後經數年磨練及摸索繪畫藝術，獨創自己藝術流派。在八十年代開始研製大型夜光壁畫、美術大觀記者張克必採訪他並刊登在當月刊物上；在八八年他被特約去昆明金龍飯店，為國際友人表演宣紙烙印畫藝術，受到了國際友人的贊賞和收藏。

他在九十年代大型夜光壁畫參加二次廣交會都受到各界青睞，羊城晚報記者殷朋採訪圖並在羊城晚報、內容刊出轟動羊城。同年夜光棚版專利被評為中國愛迪生發明協會成果評選中榮獲了“愛迪生杯”金獎，並被中國專利報聘為特約記者。由於他多年對繪畫的痴迷，在近幾年研製夜光油畫、手畫、油畫、壁畫中充分運用了中國畫的潑墨技法和西方畫藝術的油色、面線的有機結合的運用，在運動中求變化，使畫面感動產生靈感，作品在自然中產生一種獨特的美感，把自己的情感溶于畫中，溶于自然。

我在電話裏認識了中華一絕，手推油畫創始人胡宗玢老師，我告訴他，今天我會打電話給您，就像打開收音機，我們的頻道相融。胡老師是一位有着傳奇藝術經歷的印象派畫家，開宗立派、前無古人。用這種獨一無二的藝術形式詮釋着中華文化五千年的真諦。

五年前老祖宗沒有畫筆，沒有任何繪畫工具，只有勤勞的雙手，僅靠這神奇智慧的雙手創造着這個美妙的世界，豐富着中華文化色彩傳世後人，胡老師他的畫是天地萬象之靈性。每幅作品均有天地靈感而生，世人無法臨摹，因為他的每幅畫都是“絕版”，就連他自己也畫不出兩件相同的作品，世間獨一無二。

我與電話里的胡宗玢老師聊的十分投緣，他十分謙虛地說我與他一樣，都是從不同角度來弘揚中華文化。我能感受到他每一句話的真誠。

他告訴我他是將西方油畫藝術特點與中國畫大潑墨技法巧妙地融為一體，構架靈感天人合一、真想無形運畫的藝術境界。

他採用丹田提氣功法運氣于手作畫，以指、節、掌、腕、臂、肘分別走

行于畫布之上，力道務求有形即無形、無形即有形，創

作出大量感悟社會、感悟自然、感悟人生，具有強烈藝術感染力的油彩國畫珍品，以鮮明的思想和藝術個性表達對真理神聖和人性聖潔的不懈追求。

我撥通了胡宗玢先生的電話，當他知道我是從

美國打過去的時候，他第一句話就讓我動心：浦總，您打來的電話不是一個偶然，它是必然會發生的。（這就常常是我文章的開頭，我們開始從道、儒家、佛教談到真和善，他告訴我他今年七十歲，但身心健康，他說他的精力是四十歲，他告訴我他作畫是上天賦

賦予的美，把自己的情感溶于畫中，溶于自然。

我撥通了胡宗玢先生的電話，當他知道我是從

美國打過去的時候，他第一句話就讓我動心：浦總，您打來的電話不是一個偶然，它是必然會發生的。（這就常常是我文章的開頭，我們開始從道、儒家、佛教談到真和善，他